

继主千华见月叟自述

一梦漫言

福建莆田广化寺印

印經說法有五种福

讲经说法和印经送人，这种法施可以得到下列五种福报：

（一）长寿——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，不造杀业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长寿的果报；

（二）大富——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，不会偷盗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大富的果报；

（三）端正——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，心平气和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长相端庄的果报；

（四）尊贵——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，会信仰佛法，归依三宝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到尊贵和有名望的果报；

（五）聪明——因为人们听经和读经以后，领悟力会增长，而且容易明白微妙的道理，所以施者将来能感得聪明的果报。

（见《阴鹭文广义节录》卷下和《教乘法数》第四百四十四页）

若人能持淨戒，是則能有善法。若无淨戒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，是故当知戒为第一安隱功德住处。

当知多欲之人，多求利故，苦恼亦多。少欲之人，无求无欲，则无此患。

若欲脱诸苦恼，当观知足。知足之法，即小安隱之处。知足之人，虽卧地上，犹为安乐。不知足者，虽处天堂，亦不称意。不知足者，虽富而不足之人，虽贫而富。不知足者，常为五欲所牵，为知足者之所怜悯。

一梦漫言 卷上 序

师一生接人行事、皆威胜於恩。或有疑其严厉太过、不近人情者。然末世善知识、多无刚骨、同流合污、犹谓权巧方便慈悲顺俗以自文饰。此书所述师之言行、正是对证良药也。儒者云、闻伯夷之风者、顽夫廉、懦夫有立志。余於师亦云然。

九月五日、编录年谱摘要讫。复校阅一梦漫言、增订标注。并记。
九月十三日、写随讲别录二纸竟。卧床、追忆见月老人遗事。并发愿於明年往华山礼塔。泪落不止。痛法门之陵夷也。

曩见经口、载一梦漫言。意谓今人所撰导俗佛书。因求得一册。披卷寻诵、乃知为明宝华山见月律师自述行脚事也。欢喜踊跃、叹为希有。执卷环读、殆忘饮食。感发甚深、含泪流涕者数十次。因略为科简、附以眉注。并考舆图、别录行脚图表一纸。冀后之学者、披文析义、无有疑滞耳。

甲戌八月十日披诵讫、二十五日录竟、并记。时居晋水兰若。弘一

（行脚图表今从略）

“福德因缘”施印经书

功德芳名 恕不称呼

单位。元

- 5000元：贺雨仙 400元：吴少杏 王炳辉 230元：李学林 200元：石雪区
林长贤 达 秀 160元：龚秀琴 白桂英、赵桂凤共300元
- 100元：赵 敏 马雅丽 郑作通 王 政 江育林 范世英 栗素坤 刘秀娟
- 70元：陈 平 董永生
- 60元：梁文中 林民强合家
- 50元：邱广鸿 陈汉新 戴润芝 戴 勃 方聿文 刘莉芬 张淑然
武清华 张 城 黄华英 徐丽芬
- 40元：耀 鸿 李茂盛 李 德、黎淑华共40元
- 34元：邱少雄
- 李兆祥、陈景伟、陈志成共100元
- 30元：于 静 杨瑞珠 众 生 朱富耀
- 张玉玲 李更新 李虹治 孙凤娥共100元
- 25元：胡羨愚合家
- 20元：释悟醒 刘胜菊 筹建组 钟吉银 陈纯奥 吴 钻 陈燕开 陈启洪
陈意开 徐金娣 沈 琪 章国钟 章剑峰 方玉琴 陈惠珍 廉桂珍
无名艳 张杏娥 张红芳 娄月娣 李瑞声合家 陈 苏合家
孔庆刚合家 孔庆樟合家 孔庆澄合家 卢嘉恩合家 黄丽宽合家
- 15元：李善根 湛善秀
- 10元：李远坚合家 王金珠 章成良 解仁秀 刘之嵩 王文弟 薛风琳
刘瑞芳 僧善洁 刘耀云 赖明觉 张福真 王太阳妹 黄兰花
温钧明 吴鸿章 吴华凯 邝剑伟 翁惠贞 双 亲 云 标
邝剑虹 梁浩彬 杨因因
- 5元：雪 华 苗 占 封建国 刘钦慎 姜丽华

以上共计人民币一万零三十四元正 印送《一梦漫言》1万册

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 书号2201 9411①

一梦漫言卷上

继主千华见月叟自述

康熙甲寅冬。离言等诸阁黎。及众首领执事。礼请余说行脚以勉将来。故命管城子直述始末。繁而无文。

余滇南。楚雄府。许氏子。年十四。二弟幼小。不幸双亲相继而逝。

苦失所依。伯父年老乏嗣。怜余弟兄。恩育教诲。余效写大士像。人呼为小吴道子。性好游览。足不自禁。时天启六年。余二十五岁。一日闻大理府与北胜州接壤之间。有金沙江。近江居民以浣沙淘金度日。遂期二三友。历途五百而往观之。事实非虚。天地造化养生若是。又闻鹤庆府。众山壁立。川原险阻。古有业龙欲沉为海。其东南地势低凹。名曰甸尾。水从此涌。渐将泛滥。有西域神僧摩伽陀尊者。慈悲救生。以锡杖穿甸尾山下数十孔。直透后五里许。总会为一。泻入金沙江。遇浪穹县

文学萧暗初。彼曾在楚乞余大士像。一见欢喜。邀至彼县。遂有孝廉杨绍先等咸来访会。萧杨是亲。二皆巨富。各有名园。心相契合稽留一载。

余二十七岁。乃崇禎元年。於十二月初旬。与众友聚嬉梅园。此园去县二十里。是暗初书室。倚石宝山下。纵广十余亩。植梨数百株。花卉四时可玩。酒阑间接得家音。知伯父望归不至。寿逾古稀已逝。即神惊酒醒。心伤泪堕。一向不信僧道。倏尔发起出家之念。谓众友云。我诚不孝。父母伯恩未报。大逆之罪难逃。今决志出家忏罪报恩。从此一别。不复再聚。众闻皆瞪眸视余。以为发颠。萧暗初云。汝一日不能无酒。何以言出家茹蔬。若果出家。不须他往。吾即将此园奉施修行。杨绍先云。萧兄既施园。日用所须一应在。亦将所随家童舍与给使。余云。四事二公成就。乃多生良缘。更祈葶酒莫入此园。薪米莫拘二三。凡云水僧道概愿斋之。俱承喜诺。一无相逆。去园二十里外有一道观余往拜访。叙说出家。彼一老道士欲诱为徒。见彼动止无规模。谈吐越理。余言暂别。

容思回复。见案上供皇经一部。求请园中阅之。彼云。汝非道士。何擅言请经。余即解身衣。易彼道服。彼云。既尔是真出家。可以请去。余回园对经礼拜。自更名曰真元。号还极。至腊月三十日。书玉皇牌位供养。至诚称号礼拜。於中夜神倦。不觉伏地跪眠。梦见万里碧空。一轮红日。行到一大寺。殿台高广。朱垣环围。松柏行植。中有一门。其中无数僧人。俱露顶披袈裟。余喜欲进。恨门阙太高不能跨入。再三奋力忽然超进。进已非道。成一僧形。众中有一高座。上坐一老僧身着丹衣。笑颜召余上座。余排众而上。老僧持一卷经授与云。汝为众讲。余接立旁讲之。众皆跪听。及觉浑身汗流。所讲亦忘。自思终非玄门之士。后必为僧。天明乃崇祯二年、余二十八岁。从此每日跪诵皇经一部。阅三日礼宥罪一周。以作恒课。於回向时无不悲咽含泪。白祷报恩。凡有诸旧识者。来园随喜。见余从前俗气顿除。真实修行不怠。皆发信心赞叹。有愿长蔬者。有欲脱尘者。百里内咸知萧园还极道人矣。去县八十里。有

三营镇大觉寺。於崇祯三年春起建龙华会。元宵前往彼随喜。正遇主僧云关同众会首在殿。余整仪礼佛已。至斋堂中坐。有一居士皓首儒巾。近前长揖。问所从来。余云。自浪穹而来。彼问云萧园还极曾会否。道念修行若何。余云曾会。此人但可闻名。不可睹面。假饰修行。乃炫己惑众。况出家未久有何道德。彼老居士正色而言。汝既为道者。见人有德当赞。知人有过当隐。嫉妒同门。何名道者。有一居士自外而来识余。即欢喜作礼。老居士云。汝知此道人耶。答言。此是萧园还极师。彼老居士云。几乎对面错过。即召主僧并众会首。一齐向余作礼。恳求主坛。余云。主龙华坛者。须知玄门法事。余唯静修。专於礼诵。彼等复恳不已。余亦再三却之。见众情坚。余云。此大会必以斋僧为首务。可曾预备否。众答未备。余云。若缺斋僧。何为胜会。此事余勉强担荷。一则与众居士庄严道场。次则引诸善信布施植福。众闻欣赞拜谢。次日访问此镇大家。以便劝请为首。有人语云。本镇艾乡宦吕指挥。二是翁婿。又富而

好善。且是浪穹萧家至亲。除此则无。余思事似可成。即先谒吕。恰遇萧暗初遣使送礼。嘱彼为通知。随即请进。艾护法亦在内。彼虽闻余尚未识面。叙说大会斋僧之由。彼云。岂有建龙华。而不饭僧者。还师既肯承当。老夫愿为唱导。即时邀本镇乡耆。暨诸善信议之。并皆乐从。次日艾吕二护法张青黄之盖於左右。余道服草履在中。乡耆善信随行。遍游街陌一周。各劝亲友共成善事。计一日所施银钱三百余两。米五百余石。即时鸠工匠起造草房数十间。其什物众家借用。唯典食者难得其人。至下午见一行脚僧来。貌古语柔。幼而且劲。询其来处。谓朝鸡足山来。是寻甸府人号曰成拙。余请相助。彼即许诺。甚有道念。昼夜辛勤。全无怠倦。由是以为道友。每日间赴斋云水僧道不减千指。孤寡男妇乞丐贫人逾於百数。凡有檀越设斋。俱劝礼僧求福。又开示彼诸贫苦人中。不无多生父母及眷属在内。因前世不供三宝。不济贫苦。所以今世招报如是。尔我肉眼不见。应当折我慢幢。恭敬礼拜。闻者皆信。依言而行。此

是滇南自古罕有之事。乃余未阅教典。自意化导因缘。至会将终。闻众会首私议备礼相酬。未圆满前一日私辞成拙。天将晓时。飘然仍返浪穹。崇祯四年。余三十岁。二月中有剑川州李君辅君弼昆仲。皆庠中名士。笃信三宝。恒与余会。彼有书室去州三十馀里。赤岩奇秀。青松苍古。最为幽僻。欲请住静。彼是暗初厚友。即倩通知。暗初意涉两难。在道交岂忍云别。论儒友复当顺从。余云。此去剑川不远。还是舍己从人为美。遂辞萧园而赴李请。於三月十五日到彼。斋僧如旧。进道愈加。二李增信。其兄发心亦长蔬。六月初避暑登岩。就石趺坐。望西五里许。山环树蔚。拟是古刹。到已见一茅庐。竹扉半掩。内闻鱼声诵经。候音止而进。有一老僧仪容可敬。余向礼拜。彼云。黄冠之流多不礼僧。汝从何来。名号是谁。余答是浪穹萧园还极。今受请住赤岩书室。彼叉手云。闻师在三营龙华会中。饭僧济贫不别门户。善导檀信令空我相。请问所师者谁。看何经教。能如是作大佛事。余云。未曾拜师亦未阅教。皆自为

耳。彼惊讶云。汝所为者。皆菩萨行。大有慧根。速拜明师。剃发为僧。弘扬法化。吾恒诵华严经。汝可请去恭敬跪阅。佛道之理浅深。菩萨愿行无量。汝自然发菩提心不藉他人开示。余闻拜谢。请经而返。焚香跪阅至世主妙严品竟。又思初出家夜梦。急欲披剃为僧。於七月终。有浪穹县大寺主僧妙宗。持萧暗初书至。相约朝鸡足山。於意相符。即辞君辅昆仲。同暗初妙宗八月十五日到山。宿寂光寺。访问山中明师。闻狮子岩有大力白云二位老和尚。精修净业。三十年不下山。於十八日同妙宗暗初。穿松绕径。入谷登岩。至静室已。礼拜哀乞剃发。力老和尚详诘根由。幸垂慈允。令备衣钵。暗初云。既承摄受还极。其衣钵斋供俱在弟子。白云老和尚言。吾观此人终成大器。不可草草。恐出家易。持戒不坚。须是自己沿门乞化。折其我慢。验其心志。化得衣钵再来登山披剃。思二善知识。一摄。一折。令人敬畏。佛门迥异玄门。珍重而不泛滥。知缘未至。含泪白云。和尚之言一一遵依。但登山一番。岂忍空

回。求赐一法名。虽未剃发。且作心僧。大力老和尚破颜微笑。遂起名云书琼。余礼退而出。四顾踌躇。一僧号月峰近前问云。道人汝心中有何事不决。余言。思化衣钵之地、无相识处方往。彼云。浪穹过凤尾山二百里。有落马五井产盐。人户数万。好善多富。我是彼人。不日还乡省师。想汝未到。可以同往。於九月终与月峰离鸡足。奔凤尾。途行半月乃到落马。宿西山放光寺。主僧悟宗。悦颜相迎。不似初会。此寺是杨旌香火。家世乐善。子侄多儒。加之月峰悟宗赞叹。凡好善者莫不相顾。又有土官姓自号晏之。一会投机。逾相爱敬。本觅生处。反成熟境。急欲登山披剃。复被檀护相绊。至崇禎五年九月初。有省中亮如老法师赴永昌府请。讲经毕还省。道从此过。宿东山大觉寺。对月峰议云。此方檀信坚留。出家之志未遂。意欲从亮老法师剃发以便随侍参学。又恐有违鸡足本愿。爽信於善知识。此事云何。月峰云。我知亮法师是寂光一脉。曾居寂光方丈三年。汝起法名亦是寂光宗派。今就此披剃犹似鸡足。若

论法派。仍是大力和尚之孙。不为爽信。还满本愿。事宜速办。勿再疑迟。余心乃决。即同月峰下放光之西岭。登大觉之东山。礼请法师。但云奉供。不敢造次。擅言落发。承师允可。移锡西山。次早焚香哀恳披剃。师笑云。吾昨夜梦一僧。身着袈裟。随众无数。语云发长求剃。今日有此因缘。汝再来人也。可以绍吾弘法利生。应名读体。号绍如。当择期先造一五衣。受根本五戒。余悲出家之晚。且幸宿有深因。卜十月初五日披剃。街市信心者。於是日男妇接踵登山随喜。正乏助者。出门覩面。恰遇成拙。三营一别两载。今日如克期而至。问从何来。答从永昌府宝台山来。欲随亮老法师。夜回赶至山下。闻在放光。今日为一道人披剃却是还极师。两人大笑。真乃奇缘。已时敷座剃发受戒。男妇无数围座。如观至亲。叹息不舍。斋毕而回。佛声盈路。次晚月峰言。此方信善持经者虽多。未曾见闻法师讲演。绍师肯承当。请老法师慈悲。则千古不忘於此处披剃因缘。岂有饥逢美膳而不饱餐。故呈所举白师。自

愿为期主。师允许讲法华经。即初十日起期。期场所用什物。俱从土司自晏之借办。日费钱米。任众姓乐施。余昼为期主。亦兼知宾。夜看经文。或次覆讲。司库倩之成拙。买办主之月峰。每日听经四众甚多。三时粥饭。六味无减。至十二月初八日圆满。钱米有馀。利生增信。於初九日辞诸檀护。初十日随师长行。十五日到浪穹县。宿妙宗寺。萧暗初因远出。杨绍先闻知接彼园中度岁。有同行道友徧周。是鹤庆府人。乃龙华山栖云庵法眷。见余初出家即为期主。请转法轮。彼亦发心请师至庵。讲楞严经。师亦允之。不吝法施。正月上元后。余别绍先并诸旧交。众察余意必不可留。俱赠程仪。概却不受。众心不悦。故受少许。师喜余淡利息贪。逾加慈爱。二十二日到栖云庵。丽江府土官姓木。笃信三宝。国制不听出境。若闻有善知识及法师至鹤庆府。即遣使迎入。故来请师。余侍同往。其地界东止金沙江。西至黑水河。南接剑川州。北距土蕃境。彼府院倚雪山下。银峰耸虚。翠林遍壤。留在半月。请问佛法。二月十

八辞返鹤庆。二十日起讲楞严。余侥幸职后堂。剑川州了然为首座。乃石宝山万佛寺僧。幼时曾游江南讲肆。此期四板首轮次覆讲。至彼讲八还章。巧越经旨。翻贬正座。众人不服。西堂号一云。挑发余念。於本堂凭众出首座过以清规石罚之。师知下堂。询究其由。众云。首座欺心。后堂性直。但未白师。乞求慈恕。师语首座。八还文理显然。是汝谤法所招。当自察之。谓余云。不奉师命擅动清规。应当重责。今依众评。从轻罚之。且跪香一炷。复顾众云。后堂认真护法。将来出头。唯知规矩可行。不知人情可违。一日有二三初出家者。至庵听经。俗态厌人。师劝诫云。出家必先受沙弥十戒。次受比丘戒。具诸威仪。乃名为僧。若不受比丘戒。威仪不具。不名为僧。有玷法门。彼时余侍师侧闻已。即拜白云。请师为受比丘戒为僧。师言。吾是法师。受比丘戒须请律师。复问谁是律师。师云。律宗将息。南京有古心律师中兴。世称为律祖。今已涅槃。法嗣中独三昧和尚大弘毗尼。今在江南。余云。某去江南受戒

已。再回侍侧。师云。万里迢递。汝何轻言。余云。师言不受比丘戒。不名为僧。某舍道归释。原为作僧。若非僧者。剃发胡为。师默然。余亦退。如是频频白师。师皆无语。至四月八日讲期圆满。於午后又诣方丈告假。师见念切志坚。乃云是汝业力所牵。前途是福。也要去受。是苦。也要去受。任汝去罢。有数人欲同行。亦皆告假。师云。汝今甫行脚。即有多人相随。好则成善知识。否则是江湖头。余拜谢云。承慈悲授记。某今作善知识去。此是崇祯六年。余三十二岁。即四月八日申时分离栖云庵。行二十五里。夜到一小庵借宿。成拙二月中先上鸡足山。相约四月二十日在大理府。三塔寺会。余克期而至未遇。次日随喜感通寺。成拙方到。从此南下相伴不离。行四日至北岩谷鸟寺。逢一在俗相知。於彼出家施茶。见余惊讶。云何为僧行脚。自怨年老。不能相随。余劝专修净业。彼立愿念佛终身。住十日别行。至五月初二日。遥望白云。家乡在目。离城十里宿金蟾寺。思双亲不能养。伯父不能葬。一夜雨泪不乾。